

海底隧道

杨志军

全新少儿成长小说力作

感动天地的师情大爱

震撼人心的家国情怀

直抵灵魂的少年精神

「五个一工程奖」得主
百万畅销书《藏獒》作者

杨志军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海底隧道

杨志军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底隧道 / 杨志军著. --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016-1197-3

I. ①海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儿童小说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88022号



责任编辑: 陈 莎

美术编辑: 邓 茜

责任印制: 康远超 张 璞

出版发行: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网址: 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邮箱: tiantiancbs@163.com

印刷: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7.5

版次: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35 千字

印数: 1-30,300 册

ISBN 978-7-5016-1197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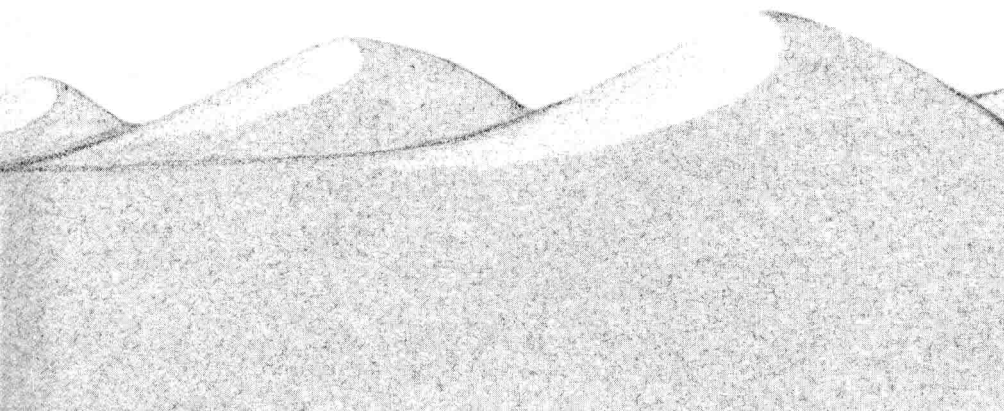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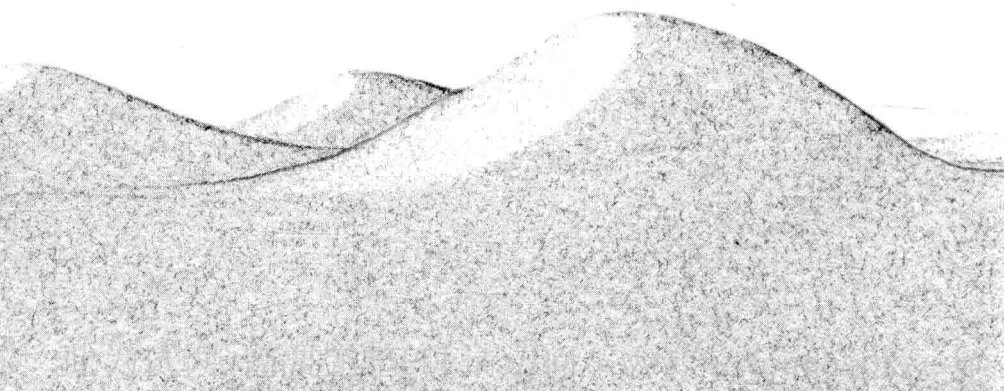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1 爷爷和奶奶 / 1
- 2 爸爸和妈妈 / 12
- 3 电报 / 23
- 4 张老师 / 34
- 5 鲸生和夏军 / 45
- 6 张老师的学校 / 53
- 7 悬崖上 / 60
- 8 搬家 / 71
- 9 多多和少少 / 79
- 10 出走 / 90
- 11 洗衣机和电话 / 101
- 12 想叫“爸爸” / 112



- 13 荡起双桨 / 120
- 14 走向金银滩 / 130
- 15 在那遥远的地方 / 139
- 16 姐姐转学 / 149
- 17 十几年和一百年 / 159
- 18 京生叔叔 / 170
- 19 李老师 / 181
- 20 妈妈的宇宙空间站 / 190
- 21 游泳 / 201
- 22 少少，回来吧 / 211
- 23 海，雾蒙蒙 / 219
- 24 海底隧道 / 229





1

爷爷和奶奶

俺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，五岁时才见到父亲和母亲。记得那一天天格外蓝，云彩格外白，太阳就像碗里的荷包蛋漂来荡去，风带着一丝丝咸味，像是从俺家腌菜坛子里冒出来的气。一大早，爷爷领着俺，坐公共汽车来到轮渡口，站在旅客进出的栅栏门边，望着闪闪烁烁的海，等待着轮渡靠岸。靠岸的轮渡来自青岛，俺家住在黄岛，黄岛和青岛，隔着辽阔的胶州湾。

好像没等多久，就在我吃着爷爷买给我的把把糖，望着海鸥飞上飞下时，爷爷说：“看，来了。”一艘大轮船出现了，正在掉转身子，缓缓靠向一百米外的码头。不一会儿，连接码

头的通行桥上就涌来一片黑压压的人。爷爷忽地抱起俺，一眼不眨地瞅着人流，不停地用手掌揉着眼睛，好像不这样父亲和母亲就会从眼皮底下溜过去。但他愣是没有瞅见，倒是父亲首先看到了俺们，来到俺们身后叫了声“爸”，爷爷才惊叫一声回过头去：“已经来了？”又庆幸地笑着说，“没想到等来的第一班轮渡上就有你们。”一个拎着旅行包的女人朝俺们走来，拘谨地朝爷爷弯了弯腰，声音很小地叫道：“爸爸。”爷爷说：“圆圆，快叫妈妈。”

接下来的情形是令人尴尬的，俺就是不叫“妈妈”，也不叫“爸爸”。在俺眼里，他们就是两个陌生人，凭什么俺要管陌生人叫“爸爸”和“妈妈”？再说了，自打俺记事起，俺就没叫过“爸爸”“妈妈”，俺天天叫的是“爷爷”“奶奶”。俺的固执让父亲和母亲很失望，也让爷爷很没面子。爷爷拍了一下俺的屁股说：“你这孩子，在家里就给你说见了要叫。俺的话你不听，你奶奶的话也不听？”俺就是不听，扭过头去，看都不看父亲和母亲了。海鸥飞来飞去，嘎嘎地叫着，在空中戏耍一条鱼，鱼被不断抛起来，又不断被接住。俺听到母亲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父亲说：“都这么大了，还要你抱着，我来吧。”俺死死地搂着爷爷的脖子，不让爷爷把俺送到父亲的怀里。爷爷为俺开脱道：“他是想下来自己走。”

俺们坐着公共汽车往家走。奶奶近来身体不好，整天躺在床上，但是今天她起来了，不仅烧好了水，做好了饭——父亲爱吃的炒蛤蜊、烧鲅鱼、咸鱼饼子、海水豆腐，还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搬了小板凳，坐到里院的门洞口，巴巴地等待五年没见的儿子和儿媳。父亲远远地看到奶奶，快步走了过去。奶奶哭了，父亲也哭了。母亲用白皙的手掏出手绢，揩了揩自己的眼睛，又去揩擦奶奶老泪纵横的脸颊。俺突然大叫一声：“俺的奶奶！”跑过去抱住了奶奶，不准母亲靠近，好像母亲是来跟俺抢夺奶奶的。奶奶的一切都属于俺，包括眼泪，她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手绢揩走奶奶的眼泪呢？这一刻，面对俺的排斥，母亲别转脸去，无声地抽泣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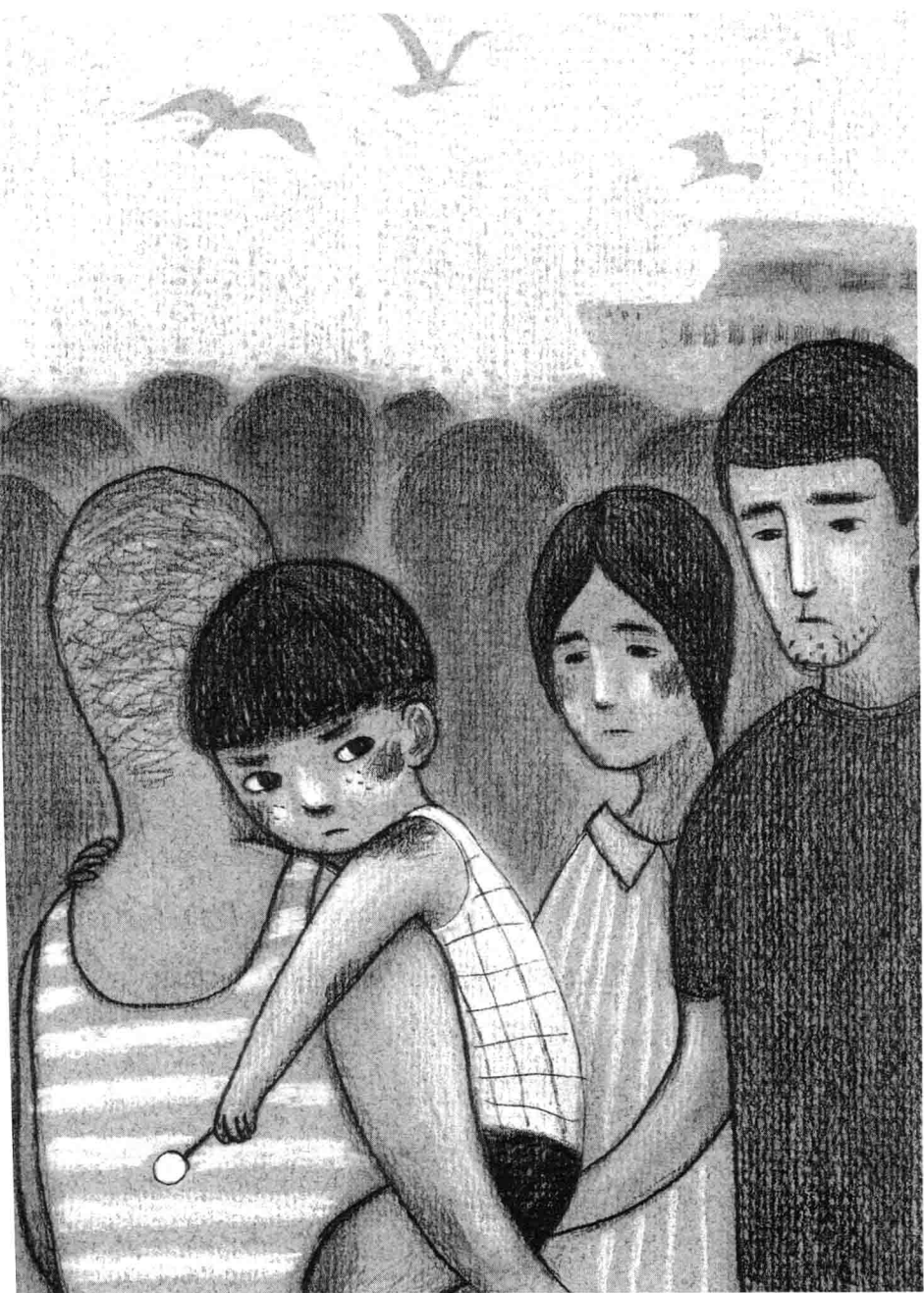
以后的两天里，爷爷和奶奶千方百计哄我叫“爸爸”“妈妈”。俺看到父母殷切的眼光就知道这对他们有多重要，但俺幼小的心灵不知为什么那么坚硬，就是不叫。奶奶说：“你不叫就不要你了，把你丢到海里去，黑洞洞的海里有大鱼。”俺哇的一声哭了。奶奶又赶紧搂着俺，说了许多心疼俺的话。母亲失望地说：“算了吧，是我们没尽到做父母的责任，不要再难为他了。”但俺对父母的打击并没有就此打住，俺还做出了一个五岁孩子很难做出的事：不吃他们带来的东西，包括对俺最有诱惑的牛奶糖。连奶奶的欺骗俺也能识破：“圆圆，这是你爷爷给你买



的。”俺的做法是：所有以前爷爷没给俺买过的食物，俺都不吃。最让俺警惕的是父母试图亲俺，每回俺都能提前发现迹象，迅速躲掉，不管是亲头还是亲脸。父母很诧异：“他是不是有什么病？”父母五年没回来，他们期待了五年，得到的却是现实对想象的毁灭。爷爷奶奶也期待了五年：让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，爷爷奶奶带大的孙子有多好，给他们安慰，也让他们放心。但是俺不争气，俺性格里有一种天然内在的冷漠、狭隘和自私，俺不是一个好孩子，只能让长辈们深深遗憾了。

父亲和母亲只住了三天就要离去，临走时，奶奶一个劲地问：“什么时候再回来？”父亲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奶奶说：“会不会又是五年？你们干的是什麼工作啊，连回家看看父母都做不了主？俺身子骨不像从前了，怕是等不到你们下次回来了……”奶奶的话还没说完，父亲就跪下了：“妈，儿子在挖矿，儿子不孝……”奶奶抹了一把泪，让爷爷把父亲拉起来，沉默了片刻说：“俺知道挖矿比俺重要，俺知道，知道。你们放心去吧，别牵挂俺们，俺们好着呢。”俺突然有了一丝怨怼，心里的天平上似乎不愿意父母的“挖矿”比爷爷奶奶更重要。

奶奶把父母送到了里院的门洞口，站在风中久久瞩望着。爷爷又带着俺坐公共汽车送父母到了轮渡口。买了船票后，俺听父亲说：“下次一定把多多也带来。”爷爷说：“这次怎么



不带来？她一个人留在家里能行？”母亲解释道：“有人会关照她，再说她也放不下少少。”俺听明白了，在父母那个家里，还有多多和少少。爷爷问：“多多该上学了吧？”母亲说：“还得过一年。”爷爷说：“你们那里有学校？来青岛上吧。”父亲说：“有——”声音拖得很长，是不要把他们生活的环境看得太糟糕的意思。这时响起了催促上船的哨子，父母就要通过检票的栅栏门了。爷爷把俺抱起来说：“圆圆，给爸爸妈妈再见。”俺望着上下翻飞的鸥鸟，没有理睬父母。爷爷几乎是恳求着又说了一遍，俺还是不理睬。父母走了。突然，母亲回身扑过来，捧着俺的脸，迅速亲了俺一下。俺神情木然，继续呆望着天空和飞鸟。

爷爷奶奶告诉俺：他们的儿子俺的父亲是个大学生，开始在北京工作，后来又去了遥远的大西北。父亲在大西北娶了妻，妻是湖北人，也是个大大学生。之后便是俺的出生。俺刚满月，父母就把俺送到了青岛。从此俺便成了爷爷奶奶的一切。

俺爷爷是青岛市黄岛区副食品厂的工人。副食品厂生产豆腐、豆干、酱油和粉条，爷爷负责给豆腐点卤，大家就叫他卤师傅。俺会说话后，跟着别人学舌，也叫他卤师傅，爷爷便笑豁了嘴，干裂的嘴角常常会流出血，让俺很担心他的下巴会因此掉下来。

副食品厂的效益并不好，厂里发不出工资时，就会拿产品顶替，所以俺从小吃的豆腐、豆干、粉条和酱油最多。有一天爷爷提着酱油桶感叹道：“俺家已经一年没买盐了。”有时候奶奶会切一块新鲜豆腐，放两块豆干，再抓一把泡好的粉条，用碟子盛着，送给里院内的隔壁邻舍，今天送这家，明天送那家，过不了几天，人家就会还回来：三个烤红薯、五个蒸芋头、几根煮山药、一碟萝卜丸子、一碗海菜凉粉、两个枣馍馍什么的。人情的交换络绎不绝，俺就是在这样的交换中吃到了里院内所有人家的东西。爷爷摸着俺瓷登登的脸蛋说：“啥最养人？人情最养人。”

在俺们里院，俺家不是穷家，除了爷爷的收入，父母每月还会寄来十五块钱，既是养老人的，也是养孩儿的。每次接到钱，奶奶都会说：“棺材钱又来了。”其实她存起来预备给爷爷和她买棺材的每月只有五角。寿命是积少成多，棺材钱也是。俺奇怪的是，奶奶提到棺材时坦然得就像提到了睡觉。棺材不是跟死有关吗？是不是奶奶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呢？死亡是可怕的，这个俺知道。

俺刚来时，白天黑夜都是奶奶带着俺。后来俺渐渐大了，爷爷也退休了，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俺便和爷爷在一起。爷爷让俺第一次走进了黄岛的珠山森林。森林离俺家不远，覆盖了一

片山脉。俺看到了小松鼠，看到了花翅膀鸟，看到一条清澈的河溪里有许多彩色的石头，还有鱼。爷爷脱了鞋给俺抓小鱼，又在溪边挖了个小水坑养着。在俺用手把小水坑里的水往外泼洒时，爷爷说：“不能这样，鱼会干死的。”俺说：“干死就干死。”泼洒得更起劲了。爷爷说：“怎么能这样，鱼也是一条命。”他教俺挖了一道小沟，引导几条鱼从小水坑回到了河溪。爷爷说：“小鱼找爸爸妈妈去了。”俺问：“小鱼有爷爷奶奶吗？”爷爷说：“你有爷爷奶奶，小鱼就有爷爷奶奶。世上万物，都有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。”之后，爷爷带俺来到山顶靠近悬崖的地方，眺望黄岛全景。回去的路上，在森林山的脚下，俺们看到了一个乳白石头镶边的山洞。爷爷说：“山背后就是海，洞是通往海底的，沿着洞往前走，就能走到青岛。”还煞有介事地编了一个山羊进洞过海救仙女的故事，讲完了问俺：“你知道山羊是谁？”“？”“就是爷爷。你知道仙女是谁？”“？”“就是奶奶。”他又说，“等你长大了，就从这里去青岛。”

但一回到家后，爷爷心目中的仙女就把爷爷数落了一顿：“森林里你也敢去，你不知道有蛇吗？咬了圆圆怎么办？还钻水，毒蛇就在水里。”爷爷不还嘴，冲着俺扮鬼脸。奶奶更气了，决定惩罚爷爷：不给他吃晚饭。但到了快睡觉的时候，奶奶又说：“圆圆，你把烧饼和虾酱拿给你爷爷，就说是你悄悄拿的。”



俺高兴地说：“俺早就给爷爷了。”奶奶就去外间找爷爷算账：

“原来你们爷儿俩合伙来欺负俺，是你教他偷烧饼的吧？教坏了孩子怎么向他爸爸妈妈交代？”又说，“圆圆，过来，是奶奶对你好，还是爷爷对你好？”俺有点怕奶奶，就说：“奶奶对俺好。”奶奶就把俺搂在怀里：“那你为什么向着爷爷？以后不准背着俺给他偷烧饼。”

最高兴的是爷爷带俺去海边。俺在沙滩上捡蛤蜊，捉螃蟹，挖蛏子，用沙子垒城堡，骑着爷爷当大马，跟着爷爷翻跟头。遗憾的是俺从来不敢近水，更不敢下海。俺生活在海边，却对海有一种天生的畏怯，而爷爷带俺来海边，主要是想给俺教会游泳的。海边尽是游泳的人，爷爷脱光自己，也脱光了俺，拽着俺往海里走。俺拒绝了。“别怕，有爷爷呢，爷爷像你这么大时，早就在海里扑腾了。”说着他抱起了俺。俺又是用脚踢，又是用拳头打，最后哭了。爷爷遗憾地说：“恁热的天，泡一泡多好。孩子们都是喜欢水的，就你不喜欢。”在俺眼里，海不是浪花跳跃的碧蓝的水域，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，一个让俺害怕的妖魔鬼怪生活的地方。

尽管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俺跟爷爷在一起，可一到晚上，俺就不要他了。俺要奶奶，俺必须睡在奶奶的怀里，否则就睡不着。那里有俺最初的记忆，有生命本能的依恋和对习惯的服从——

只要俺能闻到奶奶的气息，就会感到安全和踏实，然后睡意朦胧。
何况还有奶奶的拍打和歌谣：

蚂蚁过海湾，坐的是萝卜船；

白鸟过海湾，坐的是云彩船；

大龟过海湾，坐的是盔甲船；

圆圆过海湾，坐的是大帆船。

然而，奶奶的病突然加重了，俺再也听不到她的歌谣感觉不到她的拍打了。



2

爸爸和妈妈

奶奶用奄奄一息的重病呼唤着远方的儿子儿媳。爷爷带着俺去邮局发了三次电报，才收到回电：“已启程，十五号到。”爷爷拿着电报念给奶奶听。躺在床上的奶奶吃力地点了点头，然后就是十分可怕的喘气，一直喘着。一个月前，爷爷背着奶奶去医院时，大夫说：“她这喘是治不好的，在医院吃药和在家里吃药都一样，你们是回家呢还是住院？”爷爷说住院，奶奶说回家：“家里没有我哪成？圆圆怎么睡觉？”爷爷不听奶奶的，硬是办了住院手续。但只住了两天，爷爷就把奶奶接回来了。在俺心里，没有奶奶陪伴的夜晚变得十分恐惧，俺的彻